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七

邇英進讀

漢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旣

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盖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楊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出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托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凌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啇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巳至於奬魏謩之極諫願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

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顏眞卿守平原以抗祿山

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之勢也唐

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眞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為鑒

漢武帝唐太宗優劣

軾以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歿思其言想見其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材大畧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

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講筵進記

書韓維讀三朝寶訓

祕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叅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

厲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惟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眞宗皇帝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眞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

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臣

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眞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螻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策問

私試策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

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乃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

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亦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

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世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

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為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為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

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旣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録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録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録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

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於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

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以是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

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讐其勢必不以馬
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耶今
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乗其馬而
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
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
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
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
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
遷廟則以幣玉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

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

故使尸嘏主人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

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眊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

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冐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況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輙以爲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

者可得爲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昔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已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楊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

論班固也以爲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變況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可

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有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罷天下之冗吏以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

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與願條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伐其

為斷一也晉之為人君者盡不信其臣然而或信
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
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
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嘗咨嗟慕望曠世而
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
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
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
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
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
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

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
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
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
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
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
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
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
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
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

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窖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問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

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
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
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
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
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
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
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
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
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
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

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
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
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
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
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
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
之勢強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
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
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

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
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絶而安危之效相
反如此此願者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
之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
觀子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
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
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
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
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

旱則扶老携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

而成功傳矣陛下嗣位於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務尊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二三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於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以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

指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覇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旣見不如也文帝豈覇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給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

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為蕭已令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

獎之誘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遐壘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

佛老雜入科役卒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
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
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
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
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
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
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
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
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
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

道當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省試宗室策問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有若歆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畧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粱而治簿書者固不為少然名

守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葢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鈌而未明歟其悉著於篇以俟採擇

策問六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知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山西國家承平有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異歟故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於師者著於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遊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譏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爲農桑之政計戶口　爲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爲無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古者禮刑相爲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況禮與春秋儒

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爲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斯二者

問聖人之治天下使風淳俗美者莫善於樂也去聖既遠咸莖韶頀間無遺聲所可見者周之制而周官若戰國附益傳籍出暴秦之煨燼其記載亡幾又復駮異難較雖傳稱神瞽考中聲以立鈞出度則律先於度周官由嘉量然後見聲則量先於律傳載先王作七聲而周官之法則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則聲止於四而闕其三律同其三而異其二至於其間雖有制度反

復可見而先儒說釋又加謬妄歌奏二事而曰相
通其音果和耶圜極兩統皆有所避其法果當耶
法之二三樂不可正後世雖欲淳天下風美天下
俗將何以哉

問漢皇嘗言吾運籌得子房給餽餉得蕭相國而
攻取以韓信此其所以取天下則諸臣就功宜無
與三傑比矣及乎定次功何以守關爲第一是亦
宜矣於功次宜在子房韓信而良位乃居六十四
信復不爲位次乃用曹參次何功出信下則高祖
當言戰必勝攻必取在參矣且十八侯功次以周

勃樊噲酈商灌嬰非次參爲諸公上宜若未安也如張敖奚涓靳歙王吸薛歐蟲達輩非無顯功於世而先諸公何謂也且書册血盟山河垂久宜其次功無輕重差繆乃可以安天下雄傑而無怨謀豈張奚輩大功在世而難於料耶不然何其也又高祖始封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及文景世諸侯號爲強盛乃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者自倍耳及功臣不能自終七國謀纍議者常咎高皇封國過制使然耳周禮公五百里蓋不啻三四萬戶矣奚至卒長久安寧而漢易爲閑隙耶

問春秋之法變古則譏之復古則大之明乎古之不可易易則亂矣觀秦漢之治卒然以其制易古之制故卒以是至於敗亂者有由然矣雖然由秦漢而下距今去古愈遠幸一旦思復則又懼牽制泥古之失一旦則春秋之所譏然則果復之爲可耶抑亦從時之[illegible]爲可[illegible]也幸究徵以要聖人之中

私試策問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

宵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

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釋畝畝
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爲利祿哉開
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
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於今
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
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淸陰陽未和
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
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
而羌戎未敘兵不得解施舍己責捐利與民而農
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

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雜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濵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緜緜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壖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故道寖失然聖人之跡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

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盖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瀆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

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靑徐南至於荆楊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涇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畎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兖州作十三載而嵎夷既畧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

使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
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
衰其理然也

修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
也唐虞以來煩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
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
王振之號爲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

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禄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沿襲以至於今遂爲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贏尚書令不關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爲事日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

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巖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

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於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於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騋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美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

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惏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振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

不踰時而北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積歲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

義之直若金之直雖貪夫不爲也今秦蜀之人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奈其使民不棄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常情也我豈以死徇之然後相繼而赴於市者飢寒驅其中而無以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徒生於窮苦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冱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遷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

顔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顔淵之事而求之無知
之民亦已遇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
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八

策

策畧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盍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

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

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畧曰别曰斷雖

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
至於終篇既明其畧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
庶幾有益於當世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

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

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

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效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

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畧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葢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

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彊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

弊益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荅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

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

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絶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彊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

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淸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淸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

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彊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

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illegible]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

任其職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畧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

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

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

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

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秪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

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人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

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畧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旣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

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漑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

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

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其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

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寛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絶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

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

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畧五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援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

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之

發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

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歲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

書而假假焉以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
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
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
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絶人之姿據有土地甲
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
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
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
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
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
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

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獨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

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

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　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

不止由此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
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
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
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
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
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
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
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
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
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

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夫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責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矣亦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

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眞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

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决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二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

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
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
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
畏者也我欲損賞賜愛名器而貪賞者以爲不可
是爲是鄙嗇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
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
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
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爲閒
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
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

至寛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然要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愼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强而已資考既足而舉

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
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
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
其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
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
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
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
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
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
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

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葢已

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策別三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淸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

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走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

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與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絕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覇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

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蕭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

其中許者之多而謂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折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

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旰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旰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决矣

策別四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

賢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可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

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不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

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討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横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獘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獘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

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

[illegible]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別五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

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

人也者[illegible]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
大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
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
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
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
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
也莫不勉强爲善以求舉惟其旣已改官而無憂
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
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
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

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

人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

難之

策別六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

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則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絶之彼將一
旦肆其毒憤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用用之則
不絶既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
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
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
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
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
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
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

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憊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絶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

審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

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安萬民一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

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

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愒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

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葢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

下知其仁誠恐懼思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
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
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
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
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
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冐嗜利而無恥儒
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
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鍾鼓管
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
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

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
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
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
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
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
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
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
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
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
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

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羡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

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二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併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

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鬭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頼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

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

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繼
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
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
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
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
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
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
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
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

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

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于迂濶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三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

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畒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内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内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

亂離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
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
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
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踵
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
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强者聚爲盜
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
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
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
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

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罰薄稅斂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䘏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

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

知去鄉之爲慼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四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

遂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
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
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
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
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
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
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
而其勢無由以止絶且其爲姦常起於貿易之際
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
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

其遠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

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
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　可知矣三代之賦以
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
嗷然以賦歛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
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
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
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利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
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
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
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

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占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　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

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策別五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

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慴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旣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

國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

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　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

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

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貧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六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

[illegible]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以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以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

有盜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

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
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
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
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
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
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
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
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
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
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

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不

遐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强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策別厚貨財一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

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寛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

異於病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間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

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産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静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

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

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

一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
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
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
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
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
臣以爲凡若此者自求而去之自毫氂以往莫不
有益惟無輕其毫氂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盍推廣其學業以辦之而天下無事少息已
世以爲凡若此諸用來而安之自學護以任其家
說其末自是而耕之欲亦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
爲之流衰適衰古而思益轉今爲政不求其本而
徒患者患救人救之而益其病弊也又使一人盡
事於政以支之衆其爲費者何修吉救益告曲之與志
[illegible]